

· 许佳 著

我的魔法时刻

WO DE MOFA SHIKE

XU JIA ZHU

可是再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控制住了自己，不再去重抄我爱的《小王子》，因为我的玫瑰花，只在我的心里。



学林出版社

• 许
佳
著

我的魔法时刻

WO DE MOFA SHIKE
XU JIA ZHU



436732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魔法时刻/许佳著. 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2002.12
(阅读·成长书系)

ISBN 7-80668-363-1

I.我... II.许... III.儿童文学—随笔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9538 号



阅读·成长书系
我的魔法时刻

作 者——许 佳
责任编辑——李晓梅
封面漫画——左 君
封面设计——范峤青
出 版——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81号)
电话:64515005 传真:64515005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81号1楼)
电话:64515012 传真:64844088
印 刷——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——787×960 1/24
印 张——6.5
字 数——10 万
版 次——2002 年 12 月第 1 版
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——6000 册
书 号——ISBN 7-80668-363-1/I·99
定 价——12.80

我的魔法时刻

作者简介

WO DE MOFA SHIKE

我是许佳。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念比较文学硕士学位。再过一年半我将毕业，但是这段时间好像太短，我来不及准备好。之前我写小说，1997年的时候写《我爱阳光》。后来又写《租条船漫游江南》，写我的江南之行。再后来又写《最有意义的生活》——是一本好玩的小

说。现在写的这本书是有关我爱的书本，写完之后看了几遍，我挺喜欢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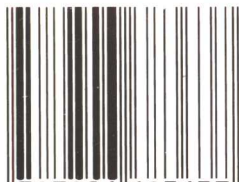


责任编辑
李晓梅

封面设计
范峤青

定价: 12.80 元

ISBN 7-80668-363-1



9 787806 683637 >

序

许佳

这本小书是关于我的若干魔法时刻，它们来自于我阅读的书籍。也许把它们叫做魔法时刻，有点夸张，但这是我对生活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，当它们被接受，就变成我的奇迹，和我的魔法——其中的一些，我拿来跟人分享，与人作伴；而另外的那一些，我就自己留着甜甜消受。

写起来没有想起来好，魔法到了这种时候，并不显得强大。我在暑假的头几天完成了最后的两篇文章，心理总隐隐有些焦急——夏天还是不大适合工作的，我没心思，虽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。

我不够勤奋，幸而工作还是认真的。

我最近反而不如几年以前那样喜欢回顾过去了，似乎是现在比过去还要年轻。然而我完成了这本书来回顾我爱的书本——我希望它跟一般意义上的回忆有点不同。我不要它是伤感的，我不要它是疲惫的，我不要它沾上自满和恋旧情绪。轻快光明，有时竟然比较难以做到。讨厌的东西太多，而不让自己往那个地方走，又需要集中注意力，侧着身子，小心翼翼地绕过。我把这也看作一种对自己有益的写作练习，它教我学

我的魔法时刻

会控制。希望最后得到的就是一个纯粹的魔法时刻——我也知道这很难。笑笑想,我缺少一顶巫师的帽子。大家都说女人缺少的总是一件衣服,或者一顶帽子。

离开了我的青春期,现在能够影响我的东西已经远没有当初那样多。记得好久以前,我看到过某个写手说这样的话:感动那些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,往往是一本书中最肤浅的那一部分。看到这句话的当时我就感到十分汗颜,因为他说得很可能对。随着自己的长大,我越来越能理解他的意思,可是同时又始终微微不满,因为那样轻蔑的口吻,多少也是太刻薄了。我不大能容忍一个男人以如此傲慢刻薄的口气说话或者写作——当他所倚仗的全部优势仅仅是年龄的时候。如果说到阅读和写作,虽然在见解水平上会有高下之分,但是每一个个体应当是平等的。享受乐趣的权力,大家也应当是平等的。

没有乐趣,就没有魔法。要是不平等,要是没人作伴,魔法也没有意义。我说的伙伴,也许不在身边,但是他在一个思想的视野里——在茫茫天地中,书本让人觉得有人和你相同、有人跟你作伴。依靠这种信念,灵魂的漫游可以无限辽阔地伸展,不能衡量的距离仿佛瞬间展开在你的脑后。这是魔法。

我享受我的读书时间。就好像我总觉得自己写作不够勤奋那样,在中文系里,我也从不是一个最用功的学生。应当用来钻研经典的时间,都被我分配到其他事情里。可是我依然享受着我的读书时间。宿舍里安静的下午和晚上,拥着被子捂在床上,念一本书,念一会儿睡着了,睡了一会儿又醒过来,于是接着前面掐断的地方,继续慢慢读下去。也许一小时念书,却有两小时睡去,帐子外面的天色渐渐变了,突然就到了吃晚饭

的时间。

还有在我的对床,或者是下铺的朋友们。她们有时候跟我念同一本书,更多的时候是念另外一本书。我们相互浏览对方的书架,挑一本别人的书,带上床去,或者带进厕所去。我们也许在阅读的时候交换几句意见,也许在事后热烈地回忆起书中的情景,也许什么也不说,只是评价好看或者难看。我们一起念的书、我们相同的或者不同的见解、我们不着边际的幻想,组成了我们在一起的悠闲岁月。我相信我们念的书、说的话、在一起的这个时间长度,对我们整个精神世界都起到了影响——这是我们的共同之处,它让我们感到亲切,为我们构造一个特别的语系。这个语系虽然微不足道,但是对很多人而言,都是生活中的一个大乐趣,我觉得它常常可以用来代言友情,或者我们说的那种默契。

我很高兴有可以一起念书的朋友。这就仿佛旅行,旅伴是很重要的。我的朋友们喜欢的东西,在很多时候是跟我相近的,于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语系,我们不喜欢严肃,不喜欢争吵——这个世界虽然有些绝对,但是还算自由。我猜想我们喜欢读书,是为了从那个魔法国度里找到更加真实的自己。常常有人说那是一个孤独的过程——可是相对凝重庄严,我却更愿意相信温暖愉快的前景。所以在这段旅途上,让我们相互作伴。

目 录

序	1
《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》	1
理想王国游戏	7
时尚杂志	18
我所有的童年	29
关于哈利·波特	38
《新华字典》	46
诗人在逃跑	52
顶顶幸运的孩子	60
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	67
遇到小王子	76
在热情和冷漠之上	85

我的毕业论文	92
附:《地板下的小人》与美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	100
温情结局	119
《中国鬼话》	129
《茨威格小说选》	136
我爱海明威	144

《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》

我的
魔法
时刻

1

得到这本书的第二天早晨，我带着它去上学。我是一个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的小学生，那时候我家附近一带还是历史悠久的石子路老街。我站在门洞前面，胸前抱着这本书，等妈妈把自行车推出来。

我感觉到有个人在街对面注视着我，然后他走过来，碰了我一下。我转过去，假装刚刚注意到他。我认识他——也可以说不认识他——他是和我同一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，就住在这条街上，是个邻居。也许大家一起玩的时候，我们也碰过面，不过他对我来说年纪太大了，我们谁也不会去理睬谁的。要不是因为那天早上他走过来碰我一下，以及接下来他提出的要求，我现在对他绝不会留有任何印象。

我转过去之后，看见他很渴望地盯着我的书，然后抬眼问我：“这本书你看吗？”我迅速地回答说：“看的。”这个问题隐隐让我有点不快。他接着问：“你可以借给我看看吗？”我考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要看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么你看完了借给我吧。”我说好吧。这时妈妈出来了，我们的谈话也就告终。

当时他脸上的表情，是有点失望的。然而这以后他再也没

有来问过我书的事。他是一个脑袋很长的男孩子。福尔摩斯的颅骨长到让外科医生想照它做一个模型——这个男孩子的脑袋不见得有那么长,但也十分引人注目。此外他就没别的引人注目之处了。其实他假如再一次来问我借,我会把书借给他的,因为他同我一样,从看到这本书的第一眼起,就被吸引住了——这样看来,他甚至是个知音。

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书之一。它是红色的大开本——非常少见的开本。封面上印着一大堆人——就是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了。整个封面都是水彩画的风格,但很浓郁,红色的背景也是水彩的,色彩并不均匀。而画面上的人物,粉色和白色的,穿着圆点点衣服,一看就知道是一群有点迟钝的北欧人。在书里面,还印着许许多多同样风格的插图,并且因为有歌谣的缘故,有些书页留出大片的空白——在这样一本书里,那些空白的纸页就好像是蛋糕上的糖霜。

那时候迪斯尼授权的铜版纸彩印卡通连环画还没有出现在中国。日本漫画也没有。像那样漂亮的一本书真是我的大宝贝——即使放到现在,我敢说它还是显得非常精致。要不是因为它漂亮,我也不一定要把它拿在手上去学校,完全可以放在书包里。而一拿出门就招来别人垂涎——事实上这是很合我的心意的,一辈子像这样称心如意的事也碰不到多少件。

这就是挪威儿童文学作家托尔边·埃格纳(Thorborn Egner)的中篇童话《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》。仅仅因为它的装帧,它就令我着迷了许多年。认字有限的时候念的书,回忆起来都是琐碎的片段——或者是比片段更微小更朦胧的,只是一个笼统的印象。比如豆蔻镇的街道上,有骆驼和大象在走,

还有,唯一的电车上面有饼干可以吃。

我现在对饼干并不那么感兴趣了。刚进大学的时候,夜里熄灯之前,寝室里总是有人开始吃饼干,于是大家都分一瓢饮。很快减肥信念深入人心,睡前吃东西的行为就给杜绝了。但是在小的时候,我记得多数小孩子都是喜欢饼干的。那时候的饼干,有一种叫做万年青,是甜不甜咸不咸的,楼下的阿婆常常会有;还有一种是杏元饼干,现在也依然有,很香,有点牛油味道;女孩多数会喜欢一种很小的圆饼干,上面粘着彩色的奶油状糖霜,其实很难吃;另外一种动物饼干——那是最可爱的饼干,做成动物的形状,圆满的一个个小浮雕,凹陷处微微焦了——最多的好像是狗和大象,大象的身体因为大,所以是平滑的一块,很漂亮。我相信,豆蔻镇的电车上,售票员请大家吃的多半就是这种动物饼干。因为豆蔻镇有这种风俗,所以我是那么地喜欢它。

这本好看的红书就是这样与我的童年缠绕在一起。

而它讲的其实不是饼干,是三个强盗的故事。他们叫做贾斯佩、哈士贝和乐纳丹。这一点我记不清楚已经很多年了,到最近才重新发现。记不清楚是因为红书给我丢了,重新发现则是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又看见了这三个强盗。

小时候爸爸替我做了一张床——像这种床现在很普遍,就是床板下面有许多空间可以用来储藏东西,然而在我小时候,这也算是个了不起的创意。我红色的《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》以及许多其他的书就藏在这里面。后来,不知不觉地这本书就找不到了——好多东西都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没有的。我念玛丽·诺顿的《地板下的小人》,里面说有一种叫作



我曾经是个快活的小孩子，但那也许是讹传，因为我的书没了。

我的魔法时刻

4

“borrower”的小人住在房子的角角落落，靠“借”人类的东西来维持生活，我们的许多东西就是被他们“借”走了。我不知道我的红书是不是被他们借走的。我只是确切地记得有过那么一本书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我没有出多少力去找它，因为根本无处可寻。然而它是我童年的一个证物，没有了它，过去的回忆有许多看起来就好像是做梦。

最好的东西总是半真半假的，谁也没办法。比如你可以确定自己考上了大学，但不能确定怎么才算是个杰出的年轻人；比如你可以确定自己找到了高薪的工作，但不能确定谁是富翁。我曾经是个快活的小孩子，但那也许是讹传，因为我的书没了。虽然这对我现在过的生活并不特别重要，但偶尔想起来的时候，却又似乎很重要。

而几个月以前，因为写毕业论文的缘故，我搬了许多幻想文学的书回来看。有一套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2 年版的《二十世纪外国最新童话》，其中的法国北欧卷里面，既有《长袜子皮皮》，也有我久违的《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》——老友重

逢,我看到那个目录之后,开心了好多天。

幻想文学真是个好东西。

三个强盗住在豆蔻镇外,养着一头狮子作宠物。他们好吃懒做、不讲卫生,靠到镇上偷东西过日子。有一次他们甚至把苏菲姑姑偷回家来,想让她作管家,替他们打扫强盗窝。谁知苏菲姑姑很厉害,强迫他们自己搞卫生、种蔬菜,于是倒霉的强盗只好又把她送回镇上去。终于他们在行窃时被抓获,关在警察巴士贤家里蹲班房。而镇上的人们——尤其是巴士贤对他们和他们的狮子都很友好善意,令他们发现了另一种快乐的生活。最后他们因为扑灭了老人杜比雅家的大火而得到了镇民的原谅,贾斯佩成了消防员,乐纳丹成了面包师,哈士贝成了马戏团领班,过着美好的生活。——这就是发生在著名的豆蔻镇上的故事。我用了十几年,才再一次发现了这个有骆驼的小镇,据作者说,知道的人只有他和我,还有其他的那么一两个人。

童话常常提供给我们单纯生活的范本。豆蔻镇上飘着浓郁淳朴的饼干香,大家自食其力、相亲相爱。可爱的三个强盗住在镇外,狮子是他们生活里的大问题,他们既喜欢它又害怕它,当它在隔壁因为饥饿而咆哮起来的时候,他们就彼此呆望着,变得神经质起来,开始低声讨论这个问题——看到这里我总是哈哈大笑,因为可以想象出他们滑稽的脸,脸上都是苦恼的表情。我小时候也常常有这种苦恼的表情,比如考砸了数学、敲坏了家里的东西、穿破了新的丝袜。小孩总会无所适从,因为世界不是他们的。在豆蔻镇上,三个强盗就是小孩子——他们就像所有的孩子那样,老是被宠物牵着鼻子走。

这是童话提供给成年人的宝贵的礼物。因为所有人都有一些关于从前的好生活的回忆，所以单纯的人和世界对他们永远有感染力。可是成年人都是很难被改变的，仅仅在一眨眼间，他们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世界——那是他们的，虽然在那里不免有点辛苦。最好的事总是半真半假：当清晨空气澄明，有一本大开面的红书放在你枕头边上，你觉得单纯的生活是多么好，无形之中仿佛层层硬壳从你身上蜕去，你是个明白通透的人；而只是一转背，红书就无影无踪，单纯的生活刚才还属于你，现在似乎跟真实的世界根本没有关系，对你也毫无重要性——那是不是作梦呢？你连想也来不及想。我也一样。

童年的回忆、单纯的人生、希望和梦想——对我们来说那都是一些飘浮物质。有时候它们飘到我们身边，像香烟一样被吸进去，跑到肺里，溶化在血液里，沁人心脾。更多时候它们在我们的楼上或者楼下，被隔开了，我们不知道它们，从来也没见过它们，它们不只是多余，简直是不存在——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单纯、梦想以及我们自己的盲肠的。提到它们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，甚至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梦想或盲肠发作起来都会疼，对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叫他成天意识到这些无疑是不人道的。

但童话就能中和这些，让人完整地进入单纯的世界。没有什么两面的，没有什么有多种可能性，半真半假的事变成千真万确。《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》结束的时候说：“夜里每个人都可以稳稳妥妥地睡觉，因为，你知道，豆蔻镇现在已经再没有强盗了！”你看这是多么称心的事——当你合上这本大红书的时候，你的额头发亮，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，因为一瞬间——只是很短的一瞬。

理想王国游戏

我在小学五年级那时候念的《简·爱》。那本书是爸爸从前买的，非常便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缺掉了最后的几十页，把快乐的结局给漏掉了。所以，我第一次读《简·爱》的时候，不知道有一个快乐的结局。

因为《简·爱》，我知道了夏洛蒂·勃朗特。因为夏洛蒂，我知道了她的妹妹艾米莉。上海译文出版社从 80 年代末开始出版一套叫做“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”的丛书，全部是金碧辉煌的硬封面。六年级那会儿我所拥有的《呼啸山庄》就属于这套丛书，封面上希克厉在掘凯瑟琳的坟墓。我念的《呼啸山庄》是一个新译本，爸爸念的那个版本里面，希克厉的名字是译作希斯科克利夫——所以总是我说希克厉怎样怎样，而他说希斯科克利夫怎样怎样，各说各的。

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个小学生所能够读懂的。我差不多是把《简·爱》和《呼啸山庄》当成言情小说在读。直觉让我更加钟爱《呼啸山庄》，大概是因为它更加离奇——艾米莉是一个奇迹，她的意志比男人还强硬，而她的情感则如此奇异，真正属于一个女人。